

觅先贤，清溪桥畔话清廉

□ 王绪然

到林塘的时候，正值初夏，微风习习，梅云轻笼，六月天少了骄阳炙烤，多了几分难得的清凉。

林塘古称清溪，是诗书之乡，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原本在我的想象里，一个地方，出了那么多的清官御史，空气中也应是凝重肃整的气息。然而，随着车子驶向村道，我们便好像来到意境深远的幽静田园，家家门前都有几处点缀的小篱，圈着大小小错落有致的盆景，白墙青瓦在几处翠竹掩映下，更添了几分古典与现代自在流转的那种特有的灵动。

曲曲折折的小径的尽头，恍惚间，清风拂过，似长辈谨严端方的训诫，于是小心谨言，感觉周遭的一切都已悄然融入过往激荡的历史风云之中……

翻开史书长卷，这条小径，过庭训曾经来过。

平湖过氏，元末避居于此，在明代出了三位进士，成为望族。过庭训，字尔韬。据《论语注疏·季氏》记载，孔鲤“趋而过庭”，父亲孔子教训他要学诗、学礼。所以后来“过庭”指承受父训，亦喻长辈的教训。不知过庭训一名是否取义于此，但他确是从小勤勉好学，据载他在家道中落后，为了贴补家用更为了博览群书，他“即出为塾师，曾经馆于同邑孙植家和冯汝弼家”。长大后，他正直勇毅，不畏豪强，任湖广江陵县知县时，在了解楚王强占江边淤田数万亩的情况后，仔细清丈田亩，毅然收回多占田地，并分给百姓，又酌量收税，减轻了全县的税赋。彼时更有当地土豪倚仗亲戚在朝廷吏部任高官，为祸一方，聚众在江口扰乱地方治安。过庭训毫不畏惧，设计诱捕并依法惩处，平息动乱。他智慧果敢，在万历年间福王太子争储时，毅然上疏，请朝廷彻查真相。他公正无私，从善如流，为任一方时，只要是地方大事，他一定召集乡绅贤达征求意见，有时还亲自登门请教。他恬淡自守，虽宦官魏忠贤权倾天下，他谨守方寸，不与京师权贵相往来。

也正因如此，他的勤勉、果敢、正直和无私，在清溪桥畔留下了厚重的足迹。

虽经历史兴衰长河冲洗，但清疏小径，仍难掩名士风骨。清朝大臣沈初，也曾走过一段让人感怀的斑驳岁月。

沈初，字景初。他从小极富才名，史书记载他有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聪明好学，年仅15岁便考中秀才，但科举路上却又屡遭挫折。据传乾隆皇帝第二次、第三次下江南时，都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但他却是直至32岁才中了榜眼，也纯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他这一路上的坚持与坚定，为读书人树立了信心和榜样。

沈初为官30余年，无论在懋勤殿值日，还是在南书房行走，他始终手不释卷，保持在诸生时谦虚勤勉的学习态度。他为人性情宽厚，关心后学，曾鼓励一同为官的阮元，要“长江后浪推前浪”。他的学生蒋予浦在追思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受知师门，感深教育之恩，迄今二十余年矣。”他一生清廉，在多次担任会试正副总裁和殿试读卷官时，秉公选拔真才实学，绝不徇私情。正因为他好学谨慎、勤政、清廉并且知识渊博，所以他得到乾隆和同朝官员的敬重。虽公务繁忙，他却时刻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他任《四库全书》编纂副总裁期间，在他的关心下，平湖自三国至清嘉庆共收录了27位作者，79部著作。这体现了平湖文化积淀的深厚和文脉的悠长，也反映了沈初对家乡文

化的关心和重视。

史书记载，沈初天性纯孝，进京后，他便迎养祖母和母亲，一起承欢膝前。在冯太夫人病故后，他将祖母的灵柩雇船运回故乡安葬。而后每天披麻衣，穿草鞋，寸步不离，陪伴在祖母灵柩旁。而在母亲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时，他毅然向朝廷告假陪母亲回平湖终养。

一个人，用一生书写了名字中的“初心”，做正直的人做正确的事，把廉洁留庙堂之高，把温柔孝心留待朝堂之后，虽短促一生，却在故园的小径深处留下纯净赤诚的温度。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条小径，明代“一门五御史”中声名最著名的屠勋，也曾走过。

屠勋，字元勋。少年颖敏，学贯经史，在乡里闻名遐迩。明成化五年，他考中进士。因为才干突出，很快升任为刑部员外郎、郎中。

屠勋为官清廉，办事干练，当时京城季胜利欲熏心，诱使其主人的儿子私铸钱币，随后季胜又暗中告发，主人的儿子被判流放，自家财产被季胜吞没。此案有许多人知道有冤情，但没有人敢翻案。屠勋发现此案疑点，推翻重审，以原罪名惩办季胜，并将财产还给了主人。外戚寿宁侯张鹤龄与河间百姓争夺田地引起诉讼，屠勋奉旨核勘，向上直言：“食禄之乡不言利，况母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寸地，臣以为不可。”明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终以田归民。他心怀社稷，进言时弊，在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期间，他针对当时行政中存在的大量弊端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看到京郊由于赋税劳役过重，百姓贫困，便上疏请求减轻京郊人民的劳役，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并在后来



清溪桥 摄影 王 强

父亲的“名言”

□ 钱续坤

从小就读了不少诗词歌赋，也看了许多名言警句，一直认为这些都是圣哲先贤留下的宝贵财富，因此平时对其是推崇备至。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也有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并且自始至终都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要像牛一样勤奋，要像树一样生活！”这两个在修辞学上被称作比喻的辞格，按理不该出自我的父亲之口，因为他原是个连小学都没上过几年的农家孩子，除了平常爱背《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等几本经典之外，哪里还知道什么咬文嚼字？但是这两个比喻又的确言简意赅，语约义丰，读来意蕴高远，发人深省，这不能不让人好生奇怪。

其实，父亲的前一句“名言”并不难理解，因为牛居六畜之首，自古就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它可耕田推磨、拉车驮物，且所求于人的不过是吃野草、喝凉水、住茅棚而已，因此人们赞誉它忍辱负重、勤奋踏实、憨厚仁慈、忠诚和善。父亲借其中的一点来对我们进行鞭策勉励，用心是何等的良苦！应该说，风风雨雨就那么过去了40余年，我们弟兄

仨都没有辜负父亲殷切的期望，无论是我在单位上班，还是他俩在古镇经营，基本上能够做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管不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丰功伟绩，尽管不能在庸俗的讨价还价中实现足可快慰的人生价值，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沉沦过、颓废过、抱怨过、后悔过，这是父亲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晚年最美的谈资。在偏僻落后的乡村，在老者云集的村头，能有什么更让人夸夸其谈和吹嘘炫耀的呢？

对于父亲的后一句“名言”，我一度怀疑过它用得不是那么贴切，或者说是用得有点蹩脚，私下里还悄悄地将其改为：“像草一样生活。”草的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对其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概括。可父亲自有父亲的道理，他说：别看草的顽强能给人进取向上的信念，别看草的嫩绿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那草里有野草、稗草甚至还有毒草！是啊，用“树”作为喻体的含义就是不一样，“红梅江上晚，堤柳雨中春”，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凛然正气跃然纸上；即使是故乡山冈上那被乡亲们称作“歪脖子树”，它对绿化家园和美化庭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所以还有一句古训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父亲把“树木”与“树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叫他平时就喜好舞文弄墨的儿子不得不叹为观止，难望其项背。呜呼，我不能不对父亲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现在我们弟兄仨都已为人父，最大的孩子上了大学，最小也进了初中，无形中，父亲的教诲随之上升到了家训的高度。每当看到稚子顽皮偷懒的时候，我们也总忘不了父亲板起脸孔、神情严肃地教导：“要像牛一样勤奋，要像树一样生活！”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脸的茫然，但这不能责怪他们，因为这群在“巧克力”和“口香糖”中长大的孩子，要想真正地领会其中蕴涵的哲理，还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

好在我有充分的信心，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我坚信父亲的“名言”会在我们家族流传很久很久……

人间五月艾兰香

□ 常 伟

屈原辞赋作品中提及的香草名目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光《离骚》的篇章中就记载各类香草二十五种，出现频率达四十余次，如兰、蕙、芷、芙蓉、杜若、木兰、薜荔、荃、菊、菜、蒹、艾、椒、花椒、辛夷等，都是今天的楚地广泛生长的香型植物，综合《九歌》、《天问》、《九章》、《渔父》及其他四章，共记载香草鲜花四十余种，引用次数达一百二十多回，可以说，其三分之一章节都有草之素雅，花之香魂。

在屈子的《楚辞》中提及次数最多且笔墨重彩描述的有兰、蕙、若、菝，其次是木兰和芙蓉，兰为兰草，即春兰、秋兰、幽兰、石兰等兰草的总称。蕙也是一种香草，常与兰、若、菝等香草并列，被称为香草之中的“四大美人”，如《离骚》“岂维纫夫蕙芷”，《招魂》“光风转蕙，汎崇兰兮”，《惜往日》“谓蕙若其不芳”等。若又叫杜若、杜衡，《离骚》中说“杂杜衡与芳芷”，《九歌》中说“采芳洲兮杜若”。菝又名白芷、芳芷，都是在水泽边生长的香草。《离骚》中说“杂杜衡与芳芷”，《招魂》中说“藁薜荔兮叶白芷生”，《九歌》中说“沅有芷兮澧

有兰”。《楚辞》中的芙蓉，是指生长在水中的荷花。《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表达。《九歌·湘君》“采薛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中的芙蓉，也言指荷花。木兰，是一种香木，《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的句子，现在还是一种观赏林木。荃、荪为石菖蒲类的香草植物，在屈原笔下多用来寓意君王。其他不再一一赘述。

《楚辞》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修辞手法，因而香草在自然本义之外，又赋予浪漫而多采的象征意义。用香草比喻忠贞高雅之士，比喻高尚的节操，比喻美好的事物，在国厄民难、政治昏庸、狐狼当道、忠奸善恶不分的环境下，依然孤清于世特立独行，守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超然出世的做人境界，也毅然决然地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本真。也常用香草的之“香节”表达自己“不顾其死，不改其节，以香为任，留香于世”的气节与理想。

《天问》、《哀郢》、《惜往日》、《悲回风》等章节如诉如泣百转柔肠，借“香蕙之摧折，杜衡之枯竭”来讥讽

楚政对忠贞正义之泯灭、视清高节操如草芥的无奈和悲催之情怀，同时也表达了屈子“宁付湘流，葬于江色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坚定坚强和宁折不弯，呈现“屈子不屈”的伟大精神和高贵人格。虽披沥肝胆报国无门，却矢志不渝不改初衷，面对屡屡而来的打击困厄，不自暴自弃，不随波逐流，“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文中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用了大量鲜活的实例抒发了自己的操守鸿愿，而用挖心抛肝的比干、投水自尽的彭咸、耻食周粟的伯夷、割股喻志的介子推、哀泣救楚的申包胥……以之明志，与尔同节。正如其学生宋玉诗曰：“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屈子一生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跟山川结伴，与香草为伍，兰质蕙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洁身自爱，坚守大道，其家国情怀和民族志节都值得世人敬重和称颂。

雨天淘书乐

□ 马 马

电商时代，吃穿玩乐全在网上进行。一台电脑，一部智能手机，买买买，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随你下单。近来网上惊现“吃土”、“剁手”字样，就是对上网购物上瘾这件事的自嘲自讽。

网上购书也是同样让人心醉，欲罢不能。去实体书店逛过一次，没几个大人，多的是小学生，倚着书柜，一个个翻看教育类书籍，或者那些个绘本。

网上购书方便快捷。从下单到快递员上门，最多两天就到。自从学会网购图书后，我基本没逛过书摊、书亭书店。每年，单位都给员工订几份报纸，自己也挑些心仪的杂志一直订阅着，像《端丽》、《中国地理》、《随笔》、《美文》，似乎每一天都有新书新刊到手，让人目不暇接，看不胜看。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对江浙一带的人来说，夏天是难捱的。老百姓说，过了七月半，才算铁打的汉。想要度过苦夏，一茶一扇必不可少，再，就是找到一册有趣的书。这三者具备，用陶渊明的话说，真够得上羲皇上人了。譬如今年这个夏天，我把那册一千多页的《白先勇说红楼》看完了，感觉自己已做了好大一个工程呢。

书橱里的书很多，看过没看过的，整整齐齐如哨兵样排列着。不过，读书之人对书的爱好，一如时尚女子对于衣服，总觉得衣橱里还少那么一件。那些通过网络通过邮局陆续到来的刊物，并不能遏制我逛旧书店淘书的热情。

旧书店里淘来的书，别有一种况味。那些旧书，就像风韵犹存的徐娘，充满了故事。而我，就是那个喜欢听故事的人。

下雨的周末，我当然要去旧书店逛逛的。

早上关门的旧书店，现在开了，冷清清没一个顾客，门前飞舞的落叶更平添了它的苍凉，似乎黄昏里一匹病残的老马。这正合我意。

店主就着那一只火锅吃他不知早晚的饭，墙角堆着两三只鼓鼓的编织袋，一定是他刚从某处拆迁房

里淘来的。一问，果然。“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六小时的成绩呢。”看来，他对这几口袋东西还是满意的。

一阵尘土飞扬之后，口袋里的书全倒在了地上。

先来挑挑。我在感叹自己幸运的时候，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开始挑选。

一本《我与地坛》映入眼帘，赶紧拿了放在一边。史铁生走了，但他写的书还在，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所以》？书名好怪，一看作者，熟人。池莉的作品我收藏得比较全，书架上早陈列着《冬无雨》、《细腰》这五六种。我喜欢她那种城市平民式的叙述。

《考古大悬疑》。这本好，适合我这种对万事万物抱有探索精神的人。其实也不止我一人对神秘的东西充满探究的情绪，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尼斯湖、百慕大、飞碟、外星人……凡涉及这类题材，收视率都挺高就是证明。

《我听鲁迅讲文学》。鲁迅要活着，都一百三十多岁了。当然不可能，不过，鲁迅的故事还在流传着，估计还将流传下去。这本书的原主人叫“孙海锋”，书的扉页写着“2006、04、22购于北大校园书摊”字样。我对着扉页看了许久，研究了一会笔迹，估计是个男生，藏书流失，可能是孙同学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吧。

《吃遍杭州》。看了书名，我忍着没有翻书，我要想想看，杭州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夸耀于人的。有外省的朋友来看我，如陪着去杭州，常询问于那里的特色菜。有了这本书，从此就可以不馐气地报一串菜名：东坡肉，叫化鸡，西湖醋鱼葱包烩，龙井虾仁楼外楼。写这书的人叫安峰，不如他的艺名“阿六头”响亮。他原是工人，后来做主持人，电视台曾有一档“阿六头说新闻”，每到节目结束，只见他大手一挥，用地道的杭州话道白一句：明早会！

不少啦。正当我为淘到宝贝而沾沾自喜时，两册《老照片》浮上眼前，都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东西。这个出版社我喜欢，上次收藏一册张岱的《陶庵梦忆》，与十竹斋的作品天衣无缝地联在一起，相得益彰：“现在读者诸公眼前的这一本小书，是两种书的合编，一是明遗民张岱的《陶庵梦忆》，一是明朝灭亡那年出版的版画《十竹斋笺谱》的精选。”出版方山东画报出版社如是说。

“这本杨绛先生写的《洗澡》，送给你，不算钱。”书店老板收了我六十元钱，“唉，杨绛先生也走了，他们一家三口在天堂相会了。”看来，老板对钱钟书杨绛夫妇很了解啊。

淘来的书装在塑料袋里，我抱着它们，生怕被雨点打湿了。

诗画云岭

□ 朱幸福

皖南山区我去过多次，去的次数多了，越来越觉得那里的风景非同寻常。那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连空气中流淌的都是绿色。

那次我们到达泾县云岭时，一阵冷风掠过，山里的世界突然间就变了脸：明媚的阳光无影无踪，白云变灰、变暗，若若大海般波涛汹涌，青山上树木狂舞，砂石纷飞，松涛阵阵，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迅速笼罩了周围的山川，也打湿了我们的头发、衣服，使我们的心也变得潮湿起来。在激烈酣畅的雨声中，我的耳边似乎隐约传来嘹亮的军号声和隆隆的枪炮声，原来这里也曾是军事重地，虽没有前线那般的战火纷飞，但据记载，起码也是谍影重重啊！好在战争早已结束，硝烟也已经散尽，如今的云岭已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了起来，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接受红色教育的党员干部及青年学子络绎不绝。他们在新四军纪念馆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在陈毅亲笔题写的馆名前合影留念……然后，他们还会和我们一样，在新四军军部司令部、修械所、政治部、教导队、战地服务团等旧址处沉思，在中央东南局、烈士墓、叶挺铜像广场等旧址处流连，缅怀新四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哀悼“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烈士……

我们离开云岭时，已是风停雨住，阳光璀璨，白云在深邃高远的蓝天上漫卷，流水在小桥下淙淙，鸱鸢在田畴上翻翩；群山被淡淡的水气环绕，村庄被青翠的绿树掩映；粉墙青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村里的老人们又悠闲地做起了手工……一切都显得诗画般安宁与和谐，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云中美人雾里山。”品味着新四军军长叶挺赞誉云岭美景的这一名句，我不得不想着，如果没有战争，不仅仅这里就是安居的净土，而且到处都会是人间的乐园。